

第二十九课 噶陀王子与天龙八部

〔财旺诺布 约 13 岁（1710 庚寅金虎年）·遇噶陀王子索南德赞 | 地点：康区噶陀〕

上一堂课讲到，祖师十一岁得到龙萨宁波一些秘法的口传、教授与灌顶之后，产生了很多特殊的景象；后面又得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特别的照顾，把很多殊胜的教法传授给祂。祖师没有因为获得这些传承加持、这些照顾而心生傲慢，反而非常珍惜爱护所得的教法，内心对上师的师徒誓言如同爱护眼睛一般重视。那么小的孩子就已经有这样的意识，并且能严格遵守，这非常不可思议。

当然，很多祖师大德、转世活佛的功德没办法体现在外在行为上，有些看起来还比较调皮——我自己看到的转世活佛，小时候大多比较调皮，可能比一般小孩还调皮，学习也不一定好。但主要是祂们心性上对教法有比较好的接受，对法教所讲的道理与概念，在祂们心中比较能留下印象，价值观、内心深处还是跟一般小孩不太一样，只是没办法从外在体现出来。同样地，仁珍才旺祖师小时候虽然有一些很好的征兆、感受，对佛法的道理、对人世间的种种有很深的体会，但祂没有向别人表达这些，只是心里默默地知道。

到后来十三岁左右，得到贝玛德钦林巴大师传授的完整的整套修法次第。上堂课讲到，祂没有因为是转世活佛、有怎样的成就而轻视修行的次第；相反，祂更加珍视教法，不管是大手印还是前行法门，每一个都用平等心看待、用最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且，祂内心升起了想为上师舍弃性命、为戒律、为利益众生的誓言而舍弃性命的想法，非常坚定。

并且祂自己也希望能有很好的空闲时间去山里、去极静处闭关，以达到圆满的实修。很多高僧大德讲，利益众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投入世俗当中，参与人生去教化、教育弟子；另一种是一辈子实修。这两种都是利益众生最好的方式。

利益众生、做佛行事业、行菩萨行，并不是一定要进入世俗、一定要盖寺庙、造佛像，一定要有很多学生或群众。这在过去很多堂课都讲过，这不是佛教所依

靠、所要发展的条件。弟子有也好、没有也好；建筑有也好、没有也好——从佛教的义理概念看，是没有很大要求的。

最重要的是法能不能传下去，有没有人能接受完整的教法，把整个佛教的核心理念去实践并传承。过去的高僧大德，在旧译以前的佛教，大致上更倾向于传承的单传，不会授予很多弟子。他们认为传承的清净比徒众的多寡更重要——传承的清净如同纯金丝线一般清净地流传下去，就不容易断绝，并且能利益到未来更多的众生。

相反，如果在当世为了吸引徒众而放弃很多誓言、开许很多违背佛法理念的方式，也许能暂时适应很多群众，但很难培养出真正趣向解脱道、能把佛法传承传递下去的弟子。所以过去，祖师大德都认为宁缺毋滥：没有一个清净条件、没有一个圆满条件的弟子，就不传。以前求法很考验弟子本身的修为、知识储备量，以及对佛法的理解、对修行的觉悟。

但到了末法时期，要找到这样的弟子非常难，可能影都找不到。所以后来祖师大德慢慢变通，认为在末法时期，与其只有很少人能得到佛法传承，不如多吸引一些众生、让更多众生能接触到。因为末法时期众生罪业较重、烦恼较大，如果连接触佛法的机缘都没有，未来解脱的机会可以说遥遥无期。

所以后来的祖师大德大部分慢慢通融，让更多人在没有相应条件之下，也能接受灌顶、接受传法。同样地，像我的上师，他早期的佛行事业也类似：二三十年前，他对弟子的要求也是要具备一定的修行功夫，一定要闭关、一定要实修。那时法会办得并不多，相比其他中心，我们的法会算是办得非常少；如果有法会，大部分除了火供以外，都是做集体性的闭关比较多。

早期上师带的几乎都是闭关这类活动，有时是三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轮修的闭关，有时是连续七天、甚至更久的；剩下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各自教学完之后回去闭关。这种方式当然最好，只不过对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来讲，更希望能有好的管道去接触真实修行的法。后来又有很多弟子跟上师祈求，希望能多传播上师的事迹、教法、传承的功德。

一方面外面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二方面，外面现在有很多外道、或对佛教有扭曲误解的组织，很多人蒙受其害。所以如果有一些正面的、教法上比较好的部分能传播出去，可以让更多人受益。所以在很多人多年的请求之后，上师才慢慢开始办一些大型活动、座谈、比较大众化的接触。

但上师认为，以我们的教法、以我们传承的核心来讲，实修还是重点中的重点。所以他会希望弟子们入门、熏修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投入到实修的部分。上师这一次在泰国、以及之前的传法开示里也不断反复提到：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个世界的环境都不是那么好，无常来得非常快、非常迅速——身边的师兄弟一个接一个往生，或遇到种种事情。

既然我们已经真正入门、接触到正法，并且有机缘接受这些实修，那么每天至少要花一点时间在这方面下功夫，不要浪费这么好的机缘。很难讲几年之后大家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空间，能很悠闲、很平和地修持佛法。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现在这个和平的环境。

如果在和平的环境下都没办法好好地把心投入佛法之中，就更不用说乱世当中能不能继续维持修行。所以要非常珍惜我们难得的暇满人身。后面讲到，祖师对世间八法的事情感到极为厌恶。

每当看到一些世俗人的事、看到很多善恶流转的情况，祖师内心都升起深深的悲哀。他不眷恋这些地位、也不眷恋他人对他的赞扬，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恶意、甚至背后的嘲讽批评；他内心只想着脱离世俗轮回，把心完全沉浸在佛法之中，效仿过去祖师大德的修行。从他的传记里，几乎从很小、可能七八岁以前，一直到我们讲到的十三岁左右，他内心充斥的都是这种厌离心，非常难能可贵。

上一堂课也提到，后面有他前世寺庙里的一个侄子、也是他上一世的侍者——一个叫贡桑丹增的弟子来迎请。虽然他前世的眷属当中，不喜欢他、讨厌他、讥讽他、不相信他的人很多，但贡桑丹增非常有清净心、修行也很好，他用很大的热忱、很清净的发心迎请祖师回到之前的寺庙，接受众人礼拜。虽然祖师当时也可以说有些神通，也知道下面的人在想什么——有些人想的是对他的嘲讽，有些是对他

的不屑，有些人想的是如何利用祖师去完成自己一些世俗的想法，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私欲——但祖师没有因此有任何举动，还是很礼貌地接受了大家的顶礼。

但祂这边提到，《掌中莲花》里说：当时祂被安奉在法座上，很多人向祂顶礼，包括一些大堪布、前世的一些弟子（现在可能地位也很高了）。祖师仁珍诺布自己当时认为：还没有结法缘、还没有传法给对方之前，不可以去还礼。所以大家向祂顶礼时，祂没有回礼。

这时很多人就会觉得「这小孩子还特别傲慢」，产生了不好的想法。祂说自己小时候非常执着于「若不结法缘便不回礼」，在戒律、在根本上师的誓言以及修行方面，祂有自己的坚持。但也因为这种固执的心态，祂在二十一岁以前，都不向任何没有结法缘的上师或高地位的人回礼。

祂的原因是：祂所知道的、过去印度佛教国家有这样一个习俗——小时候不去回礼这种没有法缘的上师。但仁珍诺布后来也说了：祂觉得自己擅自这样做，长大之后也觉得不太妥，礼俗这种东西……所以后来祂长大、去了很多地方、见到很多达官贵人、各地国王的时候，就慢慢改变了这种想法。虽然彼此之前没有结任何法缘，但祂也会看对方的身份，看整个环境与机缘是否适当。

甚至祂也说，后来祂曾有三年时间自己做了一个修行的方式——也不算修行方式，是一个想法：要对所有人、所有众生、所有地位的人都发恭敬心，把自己看成是最卑贱、最卑劣的位置。只要看到是出家人、身上穿着出家衣的，不管祂行为如何、多么恶劣、有什么过失，虽然祖师本身能知道每个人内心的想法、知道这个人造了什么恶业、私底下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但祂都发清净心，顶礼一切只要示现出家相的人。

但后来祂也发现了很多事，虽然没明讲，只说后来觉得这样做到后面变得有点太极端，所以后来祂没有完完全全达到那样。不过经过这样的训练、经过跟很多人接触的体悟之后，祂也认为：还在世俗当中时，不去观察、不理会对方的身份而去礼敬，好像也不一定是好事。当然，完整总结上是不是真的好，也很难说，所以也不适合再继续做下去。

从这里也看得到，祖师大德对人情世故方面，其实一直尽量想往佛法的方向去做。祂想的不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是如何打压别人、抬高自己，也不是别人会怎么欺负我、会不会踩在我头上、把我当踏脚板利用——这些祂完全不关心；祂关心的还是修行，还是佛行事业如何最好地去利益众生。我们看祖师大德这些故事，祂的很多想法每一个都非常有意义，都是我们应该用来警惕自己、也应该去遵守效仿的。

很多人会问：我不知道怎么修行、不知道修行的意义，或者遇到事情该怎么办？那我们看仁珍才旺祖师，祂从小到大是怎么做的？祂都是效法过去高僧大德的行为。

所以不要认为看高僧大德的故事、因果报应的故事、这些佛陀传就只是看故事、没什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方式。对佛学知识储备不够、佛学逻辑思维不足的人来讲，多看这些故事帮助很大。像我们师公朗加仁波切，小时候也一样，看自己的上师怎么做、做什么事，祂就跟着效仿；上师常年在山里闭关，祂也跟着做；看上师长期闭关实修，祂也终身闭关实修。

所以如果不知道修行的路怎么走、不知道修行次第怎么做，我们只要去看祖师大德是怎么做的，跟着去效仿就是。在许多成就者、转世活佛的传记里，我看到的也一样：大家都去效仿自己所心仪的成就者或祖师的行为——祂们过去怎么做，我现在就怎么做；或者遇到什么事、修行上遇到什么障碍，就想一想过去祖师大德是怎么做的，跟着去做、去实践。就算有时没办法做得很完全、做到后面做不到了，但至少在进行，就能为自己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

也许做了一半做不了，也没关系，至少已经进行；内心也可以发愿：虽然我现在没做圆满、没做彻底，但希望我未来有更大的心力、更好的机缘，能把这样的实修方式彻底进行、直至圆满。过去教主释迦牟尼佛，在前世修菩萨行的时候，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牺牲自己去利祂。我们看很多佛陀前世的历史故事，祂也是一开始做不到，但去做、去尝试、去效仿，到后来就达成了，并且彻底究竟圆满。

所以修行不要只看这一世。修行到成佛以前，是横跨三世的一段时间，所以目光要放远、时间线要拉长。不要想「我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这一次我做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要想；只想我这一次能做多少、至少能达到多少，努力去实践。

修行走的每一步都不是浪费的，每一步对未来都有重大深远的意义。我们看《贤愚经》《百业经》里讲的很多因果公案，如果相信因果不虚，就要相信我们现在修行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念、每一个行为，对未来世都有深远影响。我踏踏实实修持一座法的时间，对整个未来世就会有巨大改变，至少一定会缩短轮回的期限。

也许原本还要投生一百、五百甚至一千世才能解脱，但因为现在这样实修所累积的功德福报，可能到一百世以内、五十世以内都有可能；尤其得到金刚乘密法的授权、专心一致去修，任何一部大部秘诀里都说：十六世以内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就像世俗事情一样，要做一个巨大的投资、重大的决定与计划，不可能只看眼前几天、一两年，都是要放眼未来五年、十年，甚至对自己做终身的计划考量。

同样，修行的目光一定要放远，不要想「我修了几年很累、好像很久」。我们的轮回，很多高僧大德讲，轮回千万世都不觉得久，怎么会觉得现在修行个十年、二十年久呢？忍受了千万世轮回的痛苦，怎么会忍受不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修行之苦？

也有一些高僧大德开玩笑说：单从忍耐痛苦的角度看，感觉众生比诸佛菩萨还厉害——不管忍受多遥远、多无止尽的痛苦，也是一点都不出离。总之，修行不要当成口头上的想法，也不只是表面的行为作为，而是要达到内心深处，深深地改变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只有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念、对自己人生的观念彻底改变，用佛法教导你的角度去扭转之后，人生才会带来真正的安宁与快乐。

佛法里没有任何一个道理或概念是教你痛苦的，相反，每一个都是教你如何获得真正的快乐与安宁。最常用的比喻就是吃药：我们都知道吃药病会好，但还是有人因为不想忍受药的苦味，宁愿生病。这种事任何人听起来都觉得可笑，但我们身处轮回当中，不也是如此吗？

所以看着祖师大德每一岁、每一件事迹当中内心的想法，我们也要去思考、拿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遇到人事物时应对处理的想法应该是怎样的。祖师又随着上师们回到噶陀那边附近的一些村落，在那里进行了一些灌顶和加持的仪式。祖师仁珍诺布也很尽心尽力地侍奉上师们，并依照上师给的教导努力去学。

但祂后面讲到：因为在城市侍奉上师这段期间，开始要跟很多寺庙的管家、执事、工作人员长期接触，参与很多世间八法方面的事务，扰乱了自己的心境，结果从小到大的境界开始慢慢消退。祂说，本来十三岁以前，祂常常能看到很多诸佛菩萨，也常看到很多天龙八部，甚至晚上能看见天空中很多非人、鬼神从旁经过、从天上飞过；在梦中也产生很多相应的境界，并且降伏了很多鬼神，向祂们阐述善恶的道理、为祂们授持誓言。

但祖师认为，这种境界也是虚假、不确实的。祂认为，因为年轻，所以比较清净、污染较少，加上年轻人身体也好、气脉也足，思想也清楚，各方面污染较少，所以有这样的境界也很正常；而开始跟世俗人混在一起、沾染之后，祂的状态就像一面镜子上被抹了酥油一样，慢慢地在处理这些事务当中，境界就退失了。所以祂当时内心有很多悲哀、难受。

祂认为：如果真的想修行成就，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寺庙、不需要办那么多活动、不需要任何信众的供养；但现在为了这些事务操劳、浪费时间，自己的境界也退失了，祂感到非常痛苦、懊悔。所以祂觉得：就算是一个过去发心的菩萨、一个过去有修行的转世，如果这一次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冠上转世活佛这么大的名头，被一群愚蠢的——祂说的愚蠢，就是非常贪执世俗、执着心非常强的人——所围绕，受到大家吹捧「你是某某上师的转世、是什么佛的转世、是什么亲人的转世」，那么在这种教育之下，这种转世从小会沾染上贪恋钱财、贪恋资具的坏习惯；长大之后又真的觉得自己了不起、高人一等，像个王子一样，摆出各种炫耀的姿态。

曾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都不是好事，只会堕落，只会浪费好不容易得来的暇满人生——本来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来，结果却被轮回束缚住了。所以这时仁珍才旺诺布认为这是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做的。所以在祂很多作品里都看到祂一再提到：

祂不想被人当成转世，祂觉得只要能好好修行，佛菩萨会鉴知自己有没有修行，佛菩萨自己知道就好，别人知不知道不重要。

所以祂这边提到，对这样的事，不是祂所希望的、不是祂的意愿，祂也一点都不喜欢。后面祂也说：最悲哀的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没办法遇到一个有善缘、能给予正确教导的善知识，导致没办法好好如法地修持生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殊胜教法；并且自己也没办法好好持戒，对因果的观念非常松散，非常执着世间八法，有强烈的傲慢心，每天用信财、亡财来生活——这只会把前世的善果全部耗尽、断了自己解脱的绳索，最终只会堕入无边的轮回深渊，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

所以这时祖师内心深深发了一个愿：希望自己从今天开始，直到没有获得无上正等正觉果位以前，绝对不要因为转世活佛的这种名头而堕落于傲慢、自私自利，并以散乱的心投入轮回；希望永远、未来世都不去做这样的事。我们看到祖师对自己修行的深刻要求，看得出祂一心想投身于修行、投身于真正的正法当中。对我们凡夫来讲，不要说转世活佛的名堂，一个世俗的赞美可能都会让我们情绪激动；为了得一点点称赞，几个人真的争到头破血流的都有。

祂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自觉，真的非常不可思议。这也是我们要不断警惕自己的：就算是转世的菩萨，在没达到圆满果位以前，都还可能受到这方面的涂染污染，更不用说我们凡夫。所以要常常自我反省、看好自己的心，不要让好不容易积累的福德资粮、修行善果，都浪费在这些世俗上。

后面提到，在这之后，祖师仁珍诺布在那里遇到了噶陀当时的王子——嘉瑟索南德赞大师。这在当时是噶陀派非常有地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大成就者。我们讲过，前弘期之后噶陀寺彻底没落、无人驻守，是由后期两位大师——敦都多杰大师和龙萨宁波大师——重新开创了新时代噶陀寺的法脉。

而这位索南德赞大师，就是敦都多杰的转世，同时也是龙萨宁波大师的儿子。所以在噶陀寺，噶陀传承认定的第一代转世活佛、第一代以转世活佛名义被认证出来的，就是这位索南德赞大师——由龙萨宁波大师认证自己的儿子为敦都多杰大师的转世。索南德赞大师从小就表现得非常优异，跟随很多有名的大成就者学习，没

有因为自己家庭的地位、团体的势力而有任何傲慢或自恃于他人；反而非常精进地为教法付出，做了很多艰苦的实修，达到非常高的证量，受到非常多其他成就者的赞扬。

当时龙萨宁波大师因为和敦都多杰大师对噶陀派的再弘扬有非常大的功勋，所以被冠上法王的名号；因此大家也会尊称索南德赞大师为「嘉瑟」，就是法王子。所以在很多成就者的传记里，大部分都会直接提他是噶陀的嘉瑟索南德赞，冠上噶陀法王子的尊称。但我们知道，「法王」这个名号，不是所有都跟政治地位相关。

所谓法王的名号，有时是教派里有重大功勋、重大意义的成就者会受到这样的封号。当然，每一个传承对这种尊称的定义不太一样：像格鲁派可能定义比较严格，他们认为一定要是寺庙里有权力的、过去中国朝代政府赐封了政治地位的，才能称为法王。但其他教派并不一定要这样。

有些是对教法有贡献的，有些是这个传承耳传的传承人，有些是对外弘法有大功勋的，都可以冠上法王的名号，各不相同。同样，「黄金宝座」「黄金法台」也是一样，格鲁派和其他教派的方式可能都不尽相同。而噶陀派来讲，他们的黄金宝座在第九世班禅大师的时候，当时噶陀寺呈报的黄金宝座有五位——以当时的莫扎、佛兄佛子、班钦、恰察等被称为五大黄金宝座；还有一些像德格王、德格土司的国师也都被称作黄金宝座。

所以这些法王、黄金宝座之类的地位与称号，有些教派认为不能随便取、不是随便能封的；但其实每个教派的定义都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给予的方式，这没什么，实际上没什么。同样地，仁珍才旺诺布因为对噶陀派有巨大贡献，所以也有黄金宝座、黄金法台的地位；因为他振兴了觉囊的教法，所以在觉囊派也有类似黄金宝座的地位；在噶举派，则是花帽、花冠的地位，也可以说类似于黄金宝座。

而以仁珍传承来讲，就不只是黄金宝座地位，他本身就是这个教派的法王。所以以前上师早些年时，我们尊称上师为法王，本来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现在大家分别念比较重，对很多名号名称有比较多的计较；后来为了避免一些问题，我们改变了这些称呼。

但实际上，上师在各个教派里都可以说是黄金宝座的地位。这个有点跑题了。总之，索南德赞大师大约早于仁珍才旺诺布之前，约在十七世纪，有说大约一六七三年、有些说一六七五年左右出生。

祂被认为是继龙萨宁波大师之后，彻底复兴噶陀派的一大宗师。龙萨宁波是重新把噶陀派振兴起来，而把整个噶陀派变得非常兴旺、遍满全藏区的功勋，则是这索南德赞大师。祂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就跟随龙萨宁波大师。

当时龙萨宁波大师去各地办法会时也带着祂，所以祂也接触到前面讲的、帮仁珍诺布做很多预言的那位大成就者，还接触了佐钦派的大圆满成就者主奔贝玛大师，以及有名的德达林巴、敏珠林大师，还有第八世觉派的夏巴红宝冠曲吉等。所以祂很小的时候，跟随父亲接触了那么多有名的宗师，得到很好的学习，有非常高的修证，得到非常多群众与成就者的赞扬。

虽然祂一生的寿命并不长，到四十多岁、快五十岁就圆寂了，但祂对噶陀寺的贡献非常高。很有趣的是，网络上很多关于索南德赞大师的介绍，都会提到祂有两大功勋：第一是兴盛噶陀派的教法及其传承势力；第二就是培养了仁珍诺布这样一位高徒。这也不是前人刻意去讲、或大家的共识，而是大家在各自领域研究之后，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培养出仁珍才旺诺布这样的高徒，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成就。

而仁珍诺布也对索南德赞大师非常崇拜，在祂传记的很多地方都一再赞叹索南德赞大师是当代最伟大的大圆满上师。我们所知道的索南德赞大师，祂之后的转世系统，就是直美信雄仁波切——噶陀派几大黄金法台、黄金宝座之一，就是直美信雄仁波切，祂的世系就是索南德赞大师的转世。而索南德赞大师后来的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后来就成为敦珠法王的父亲，叫吉札耶喜多杰。

所以可以说，从噶陀派到敦珠新传，这一系列传承的联系跟索南德赞大师是脱不了关系的，祂对这方面的教法有巨大贡献。但现在比较有趣的是，很少看得到索南德赞大师的唐卡，供奉的人没有那么多；但在祂那个年代，祂是非常有名的一大宗师。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祖师在文殊那一年遇到索南德赞大师，并在祂座下得到灌顶、教授与口传，可以说是那几年间祖师最快乐的一件事。祂没有因为受大众吹捧、拿到很多供养、受到很好的待遇就感到满足；相反，祂内心一直私心渴望能得到一位好的善知识的引导。所以在那段痛苦、失落、反思的期间，遇到索南德赞大师、得到祂的传授，让祖师非常欢喜。

等到法会快结束，祂就向大师们请教，说祂想回去依止自己的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后来也得到许可。当时贝玛德钦林巴大师在吉隆的极静地闭关，所以能去依止上师、在上师身边修行，是仁珍才旺诺布最快乐的事。以现在的角度看，大部分人可能很难做到、也很难接受。

别说我们自己能放弃名闻利养去极静处修行——就假设现在自己的孩子突然要放弃所拥有的荣华富贵、车子、房子，全部抛弃，跑去山里跟一个老乞丐修行，我想大部分父母都很难接受、很难同意。所以仁珍才旺诺布那么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定力、这样的想法，真的非常随喜。祂当时也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想修真实的佛法、想真正圆满自利利祂，必须要有一个稳固的修证基础；而想有这样的修证基础，必然要依止一位能给予真修实证引导的上师。

这样的上师非常难得，如同优昙花——佛教里讲只有佛陀出世前后才短暂开放的花。只要缘分不够、或缘分不好，都没办法值遇；就算值遇了也维持不久。所以祂说：我已经遇到这样殊胜的导师，就应该把握时间好好依止、好好修行。

祖师这番话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劝勉。我们现在也遇到宝上师，祂愿意把九乘次第、把过去高僧大德的实修口诀完善地教授、赐予我们，遇到这样的上师非常难能可贵。能给予加持的上师很多，能给予教法传授的上师也很多，但能给予真修实证引导的上师极少。

阿底峡尊者以及很多祖师大德都说过：没有比能引导实修、能揭发弟子错误的上师更殊胜的了。如果遇到了，就绝对要把握机会；放弃了，未来很难再遇到第二位这样的上师。后来仁珍诺布先返家一趟。

祂当时也想：因为自己年轻、年纪小，所以幼稚，被一些不好的缘分蒙蔽；再加上周围没有一个好朋友能劝勉、监督自己，旁边的人也都贪图享乐、只讲世俗的事。虽然自己有想实修的心，却没有很好的执行力去做到。每天想「我明天就要去实修」，隔天又想「我明天一定要去实修」，反复这样想、虚度光阴，每天为寺庙的超度、灌顶、法会、祈福、火供等大大小小的事务纠缠、到处奔波，浪费自己一辈子修行的时间。

祂说这不是能让上师欢喜的事；真正能让上师欢喜、能真正利益众生的最好的事，就是严格地实修。祂说，祂为前段时间做的这些事感到追悔莫及，每一次想到就痛哭流涕。后面祂自己也讲了一个偈颂。

祂说：虽然我得到了暇满的人身，想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修行，但因为各种魔障，过了很多时间都没有任何行动，我的生命在无意义当中虚度过去，想到这里内心升起极大的悲哀。所以现在要劝勉自己、激励自己，不要再延迟了。本来做任何事，遇到大事都应该果断决定、去解决，其他小事都可以放下。

所以纵使天地翻转，我也不改变要去实修的决心，我马上就要去实修。我要断绝跟父母亲的联络，断绝跟眷属、跟所有亲朋好友的牵扯——我不再随顺它们的想法，它们要怎么想是它们的事；我要一心一意，我的志向就是在极静安宁的地方求真实的真谛。我要非常勤奋地修行，不做任何懈怠。

我要终身奉献于三昧耶戒，宁愿把性命全部牺牲交付出去，也绝对不再犯任何戒律。从现在开始，我修持佛法的心已经生起；不论我现在几岁、年纪大还是小，这些借口都不再说，我就是要进入实修佛法的道路，再也不要其他的想法。纵然山崩、纵然海水倒灌，我也要严谨地持守这样一颗清净的心。

我不再为父母亲、眷属、朋友的所有事所牵。里面最极致者，就是尽一辈子的能力去修行；次者，至少修十二年的闭关；最下等的，就是做六年闭关；甚至再差，也不要低于三年闭关。所以我宁可死在关房当中、宁可重病于寺院以内，也不要再回归世俗。

我内心中所有这些烦恼，我要把祂们全部纳入修行的道路上去对治、去转化；并且昼夜六时都不忘失次第的修持实修。后面祂还提到很多这样的内心想法，来勉励自己。它也从那时候开始，非常努力地去实践这些修行。

在这之中，祂的一些境界和能力又慢慢回复——虽然没有明说，但在祂的密传里提到，祂十四岁左右开始有很多景象产生。所以之前那些退失的境界应该又回复了。后来祂又开始出现一些天龙八部的境象。

祂说十四岁左右，有一次去学占卜，在梦中看到自己在学占卜，占卜里出现了一些障碍。听到这样的预示之后祂醒来，虽然没讲后续的事，但后面应该就开始出现一些天龙八部造成的障碍。像有一次祂在房间里修法，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女玛莫，全身长满烂疮、皮肤溃烂，通身红色，身体非常高大，移动过来就如同一棵大树闪现到眼前。

这个玛莫女魔还自称，她说：我是「战」——「战」是一种魔王、是龙王的意志，是比较凶恶、有很大神通的鬼神。我们一般讲「战」里分很多种类，其中一种就是龙玛莫，一般翻译成龙魔。然后在梦中，祂拿东西去缠绕祖师的脖子，就是预示会有障碍。

但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大部分凡夫在修行当中不会遇到这种情况，这都是修证很高的成就者才会遇到的事。虽然有些师兄弟修行中也会产生一些梦兆，但很多时候其实不用刻意在意，大部分修忏悔、或修一些除障法就能解决问题。很少真的是被这种很强力的鬼神所侵。

一般我们还在凡夫阶段，如果真的遇到非常强力的鬼神扰乱，大部分是前世造的恶缘——可能前世特别得罪了某个龙王或鬼神，这一次的果报——而不会是因为自己的修证去导致这些鬼神来。这个前几堂课也说过：想因为自己的修行、修证而影响天龙鬼神来障碍自己，这需要自己有足够的境界才可能发生；在没达到相当境界以前，根本不用担心。能够动摇魔宫、动摇龙宫这样的修证禅定，都是登地菩萨、大阿罗汉的境界；有这样境界的时候，也根本不用担心天龙八部的危害。

所以这都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很多人看这种故事之后就说：那我这样修行很麻烦，我一修会有什么鬼来找我、什么魔来找我。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看也看不上我们。

在没达到相当高的境界之前，没有天龙八部瞧得起我们；在他们眼里，我们凡夫就跟蝼蚁一样，他们不会理会。之后祂又梦到自己骑着一匹马，另一个少年跟着同行，但这个少年想加害祖师。祖师在梦中吞下了一个东西（原稿作犀牛的粪便），就把问题解决了。

然后这个少年说，他实际上就是龙魔王，这只是一个化现。后来又一天晚上，祂又梦到自己骑着一匹白马，一个少年模样的龙魔跟着祂一直咒骂，还拿了一把剑想砍祖师。结果祖师在梦中自入禅定、升起佛慢，化现成忿怒尊的形象，制伏了这个龙魔，龙魔在梦中倒地。

就这部分来讲，我们平常修生起次第、观佛慢，其实是有祂的效用的，这确实存在。在很多对治天龙八部的修法中，如果能自观为本尊相、不动摇，都可以免除危害，包括被下诅咒的时候。像米滂仁波切的传记里讲过，米滂仁波切受到别人嫉妒，后来一座寺庙的僧众一起念诵心除障法、想诅咒祂，结果这些僧众全都七窍流血而亡。

后来问米滂仁波切，祂说：我并没有修任何法去反弹，但我从很年轻开始就已经生起次第成就，时时刻刻不离开自己是文殊阎魔的佛慢，所以任何诅咒对我都没用，自然会返回到诅咒者自身。所以我们每天修法做课时，关于生起佛慢这部分不用担心。有些人会说「我修生起佛慢，会变得越来越傲慢」，或说「修这个会违背佛教善良的风俗」——有些人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实际上完全不会。

观佛慢，是对佛菩萨功德的一种效法。佛菩萨示现的报身形象也好、忿怒尊形象也好，都是由慈悲心、菩提心圆满修证的功德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示现。我们虽然心里还没达到那样的证量，但因为这些形象本身带有一定的加持力，所以我们自观为这样的形象，并且内心认定「我就是这个佛、我就是这个菩萨」，就会带来很好的效用。

过去也有很多被诅咒、或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后来找上师，上师让祂们修一些生起次第法门，修了之后诅咒的问题就消失了，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就不用说观佛慢，就算像《普贤行愿品》里提到的，自观、自认定「我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都有很大加持，可以避免一些无形众生的危害，更不用说自观为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殊胜的修法，也是我们平常修法中常常实践的一个次第。

后面其实前前后后还讲了很多祂遇到的这类境界，但有很多是重复的故事。这个要不要说呢……我再想看看。好吧，这个我们下次讲也可以。

总之，祖师秘传里这类跟天龙八部相遇、后续的小故事还蛮多的，也可以讲。好，我们下一堂课再讲。今天到这边就可以。